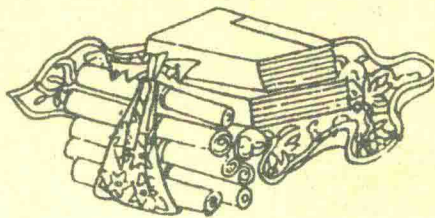


摹刻硯史手牘

清 畢

王 斐

曰 申
撰 校
點



清·王曰申撰
畢斐校點

摹刻硯史手牘

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钟 越

封面设计 周小英

责任监制 葛炜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摹刻砚史手牋/(清)王曰申撰;毕斐校点

杭州: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,1999.12

(艺苑珠尘丛书/范景中主编)

ISBN 7-81019-800-9

I. 摹… II. ①王…②毕… III. ①篆刻—研究
—中国 IV. J292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0946 号

摹刻砚史手牋

清·王曰申撰 毕斐校点

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中国·杭州南山路 218 号 邮政编码:310002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浙江萧山市古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24 印张:6

印数:0001-3000 定价:22.50 元

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藝苑珠塵叢書

王子若摹刻硯史手牘序

范景中

這是由十五通書信匯為一冊的藝術文獻。也許這是中國藝術史上最感人的一部文獻：就像凡高的三大卷書信集那樣，震人心魄。

這些信的作者叫王曰申，原名應綬，字子若，畫家王宜之子，為王原祁的五世孫。他生于一七八八年，從小就失去了父親，母親年邁，不讓他遠游，只好在吳門賣字鬻畫。他的足迹，大概很少會超出吳越之間。許乃穀在《為徐子山渭仁題王子若七十八石冊子》中寫道：「王郎手無點金術，負米養親一枝筆。謁來海上汗漫游，幅幅雲烟手中出。」（見《瑞芻軒詩鈔》，同治刻本，卷二，第十九頁）反應的正是這種情況。他的書法學自包世臣，繪畫則得自家傳。他也精通醫術，尤其擅長鐵筆，曾為萬承紀太守縮摹百二十漢碑于研背。據說，他假榻于道院，臨窗捉刀，日惟鐫一二十字，幾與原碑不

差毫黍，被譽之為墨林鉅觀。正是由于這一工作，著名的收藏家王相才把摹刻高鳳翰《研史》的工作委托給他。

王相以刊印《國初十家詩鈔》聞名于世，他是一位愛才若渴、行己以恭而又曠達磊落的儒士。他的收藏印「為天地惜物，為朝廷惜賢，為祖父惜家聲，為子孫惜陰騭，為家惜用，為自身惜福，為學業惜光陰，為年齒惜精神，為終生惜名節」，反映了他的律己之嚴和待人之厚。適逢王子若又是位重然諾，不苟且，克盡厥職，唯躬是瘁的藝術家。因此，他們的合作可以說是天賜良機，因緣相會。

但是，萬萬沒有料到，正當王子若帶着對自己以往藝術的「神聖不滿」的崇高精神投身工作的時候，伴隨着這一創作全部過程的却是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。那些遭遇的不幸和沉痛，就反映在這些書信當中，讀者披簡，不難體會，而我已不忍在這裏一一重述了。

一八四一年，王子若抱憾長逝。身后一片蕭條，僅免暴骸而已。留下弱妻幼女，生計茫茫。天之困扼奇才，至斯極矣。

然而，正是這種在迭遭大變和累受挫折的情況下，為藝術的盡美盡善而銳意進取的意志，這種在重病折磨、身將不存、還此志不懈、奮身孤往的毅力，使這些書信所展示的感人肺腑的場面，放射出了一道道神聖的光芒。

八、九年後，包世臣的另一位學生吳熙載接手王子若未竟的工作。吳熙載名高事繁，馳心旁鶩，他因石硬吃力，就換用棗板，因急于求成，就草率從事。結果不到一年就匆遽竣工，以致款識錯落、字畫譌舛之處多有。

名人之虛名耀世與欺給斯世，于此可見一斑。難怪負責校勘的錢侍辰對此要發出浩嘆：子若之卒其業，抑亦《研史》之不幸哉。

讀罷掩卷，真有千里風塵，萬山俱哭之慨。可以說，這些書信是藝術史上的一篇《大哀賦》。

王子若先生摹刻《硯史》手牘

太倉王子若為麓臺司農元孫。畫承家學，兼精靈素及金石篆刻。初名應綬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後更名曰申。余擬刻南阜《硯史》，歷試江浙諸名手，無當意者。因見萬廉山郡丞《百漢碑硯》，訪知出子若手，蓋數載乃得與子若訂交。子若感惠徇知，專精致力，初

不意天奪其年，功未及半而遽歿也。迨
後續以木刻，至己酉歲，草率卒業，未
能愜意。復檢子若戊戌迄辛丑四年
中，往復商訂諸手牘，命大兒襲之編次
之，附刻於後，以見南阜身後之阨
塞，與子若之苦心孤詣，用諗來者。咸
豐二年春月，惜庵王相識。

戊戌年

重九前一日，愚弟王曰申頓首，惜庵先生仁兄閣下。僕嚮慕盛名，無由一識為憾。昨友人汪銘山還吳，奉讀惠書，不遠千里，殷勤過愛之詞，愧無以副。索觀拙作書畫，必以潤筆見酬，益使慙作。賜示刻傳諸集，首崇祖德，有盛子履序中所云，足稱其實。餘所哀刻及大著諸集，皆

是必當刻傳者。彙讀諸作，處世宅心，則仁至義盡；言情賦物，則實茂根深。儒術為宗，百家為貫，知涵養之功，非淺近可及，而仁言利溥，裨益實多。不僅在人有不厭百回之讀，在己有長留詩卷之名已也。

僕生十四而孤，終鮮兄弟，負米養母，廢學自悲。徒以歷遇風雅主人，憐其單寒，推襟送抱，因茲假借，易被虛名，內省之疚，俛

不可仰。近以母日衰老，不能遠遊四方，舊識零落殆盡，窮居陋巷，惟一二知己，暫緩其急。居恒賣畫，徇俗違心，汨沒性靈，增益怠惰。不舞之鶴，常毳毼於氛埃；沒字之碑，同銷磨於歲月。情況如是，概可知已。僕今年五十有一，以視閣下，虛有期月之長，曾無萬一之及。君猶以無聞自謙，僕更有何事可望。廼以若谷冲襟，不吝容接，

緬懷老友，一種
纏綿悱惻之懷，
歷今十餘年，愈
久愈不能忘。

欲引廁於名山，將期效於銘勒，驥尾得附，
駒隙可追。諺云：「駱駝無角，奮迅其耳。」
興起之情，不能已已。先乘風便，報謝鴻
音，續俟郵書，附呈雅墨。來書謙稱過當，
殊使跼蹐不安，謹此奉璧。敬問秋佳。別紙
所呈，竝希鑒察不盡。

據銘山述，閣下邀僕同摹高西園研搨題
字，帶來試摹冊幅，竝述其諾定之約。僕始

以閣下書似無明文為疑，然銘山言之鑿鑿，又有冊幅可據，且從閣下著作心聲，想見好古多情之概。今欲刻傳西園遺蹟，當謂其以廢疾餘年，賈勇藝苑，當時左筆，海內爭求，板橋猶為贗作，以廣其傳。今去其時愈遠，物罕愈珍。矧此精品鉅製，難得相逢；翰墨結緣，時不可失。欲為刻傳，必無疑義。繼而思之，乃

恍然於來書之未遽指明，而但作櫟括之語者，殆因見銘山語言見解猶與尋常刻工無別，而料僕之意見或當小異，故不欲直據銘山所諾，以為訂定耶？夫銘山聞閣下過許僕舊刻萬氏《縮漢碑研》，故今欲委刻高蹟。又銘山曩佐刻《漢碑研》，曾分磨治麤淺之功，而未察刻畫精深之詣。今之諾閣下者，其意以為吳下手民甚夥，不難

多情捉刀，強僕略為改觀，即可持以塞責。殊不知勾摹左筆，非猶習見胡廬；傳仿研圖，又非縮碑蹊徑。即以僕黽勉從事，亦必往就閣下，商榷體制，考定從違；然後獨殫其目光腕力，不假他手一筆，不惜刻楮三年，庶幾或有一當，尚未可必，而斷不敢如銘山意中之所擬也。而銘山意公然索直，一口擔當，雖閣下長

者，未必笑之，要未必不周知曲折，亮悉其愚。彼既忽視之而直任之，閣下亦姑聽之而漫應之，而料僕必不默默於聞命之際也。今者必欲如僕初意，獨勉鄙能，則僕已不能長年離母遠客；欲僅如銘山已竟中所擬，又未盡善。其將毀銘山已成之約，而虛閣下好古之懷乎？夫毀銘山已成之約，是使銘山欣然於千里玉成，嗒然於